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七十八回 陸好善害怕賠錢 寧承古詐財捱打

願與好人相遇，諸般有趣。一時間急難之中，倚作善神救護。

倒運伴隨惡嫗，強留下處。奔馳看景又賠錢，錢有數，愁無數。

——右調《一落索》

卻說素姐得人解救，扶進臥房，次日害胸膈脹悶，脖項生疼，不曾起來梳洗，也不曾吃飯，足足睡了一日。相主事娘子時時進去看他。相大娘子也進房看望，說道：「你原是風流活動的人，把你關閉在衙舍裡面，怎怪你害悶著急。外甥回家，只怕有事羈絆，又且不能就回。我與你小叔叔商議，不然且送你回家，你可散心消悶。萬一屈處出你病來，好意翻成惡意，也叫外甥後來抱怨。」素姐道：「若大娘子肯果真送我回家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再長爺娘。」就在枕上把頭覆將轉來，在枕上一連點了幾點，說道：「我這裡就與娘子磕頭相謝，娘子千萬不可食言。」

相大娘子果然再三攙掇，與素姐紮括衣裳，收拾行李，僱了四名夫，買了兩人小轎，做了油布重圍，撥了一個家人倪奇同著再冬護送，擇日起身。送行致禮，這些套數不必細說。素姐辭別出門，相主事又差了一名長班陸好善送到蘆溝橋上回話。

素姐剛出得門，自己在轎中說道：「每日把我關閉在衙，叫我通是個『癩和尚』說法，能說不能行。」如今既是放我出門，由得我自己主張，由不得別人阻撓。我要尋一個主人家暫住兩日，務要到皇姑寺一遊。你如今且抬我到洪井衙調羹那裡一看，再到下處。」倪奇合陸好善道：「老爺臨行不曾吩咐叫狄奶奶又另尋下處，只說叫小的們一直伺候狄奶奶到家，還說叫陸長班跟送到蘆溝橋上，伺候得起過身，當日回話。不敢叫狄奶奶住下。且皇姑寺是宮裡太后娘娘的香火院，不著皇親國戚大老爺家的宅眷，尋常人是輕易進不去的。就是大老爺家奶奶，也還有個節令，除了正月元旦，十五元宵，二月十九觀音菩薩聖誕，三月三王母蟠桃會，四月八浴佛，十八碧霞元君生日，七月十五中元，十月十五下元，十一月冬至，臘八日施粥；這幾日才是放人燒香的日子。不是這節令，就是大老爺宅眷，有甚麼還願掛袍、許幡進燈的善事，問司禮監討了小票，行給把門的太監，才放進去哩。十來歲的小廝，通也不許跟到裡面，好不嚴緊。這又不是節令，狄奶奶，且不看罷。」

素姐在轎子裡發躁，說道：「我主意已定，你就是我的娘老子，你也拗不過我！你倒不如順著道兒攙掇，叫我看玩一回，咱死心塌地的走路。陸長班不知道我的性子，倪奇你是知道的。您必欲阻攔，我只是交命給你！俺家也還有兩個不長進的秀才兄弟，問你們討起命了！」倪奇與陸長班面面相看。陸好善道：「這只在管家主張，我是不敢主的。」倪奇說：「狄奶奶必欲住下，且不就，我不得回家且稟過再處。」素姐說：「你只敢去！你要往家一步兒，我拔下釵子來，照著喉根頭子紮殺在轎裡，說是你兩個欺心。」倪奇道：「狄奶奶，你忒也瑣碎！待我回去稟個明白，任憑狄奶奶往那裡去，俺跟著，使了小的們盤纏麼？」素姐說：「這算瑣碎麼？你惹起我的性子來，我還瑣碎哩！」陸好善說倪奇道：「罷呀！看的見，狄奶奶也是不依說的，依著狄奶奶罷。這城裡也沒有方便下人的去處，倪管家，你跟著狄奶奶往洪井衙去，我先到俺家收拾收拾，請狄奶奶到我那裡屈處三日罷，好叫俺老奶奶子陪著走動。」倪奇道：「狄奶奶，這們著罷？」素姐道：「你們只肯叫我住下，可憑你抬我那裡去。」倪奇道：「洪井衙誰家去？我可認的。」再冬道：「我知道，你跟著我走。」轉灣抹角，走到前日那個調羹住的所在，只見雙門緊閉，上加鐵鎖，緊貼錦衣衛封條，無處可問，敗興而回。

原來相大舅料得素姐畢竟還有這一撞，恐怕露出馬腳，預先透信與他，叫他都暫回駱有莪家且避，所以無人在家。折回轎來，竟往陸長班家去。陸好善住在草帽衙，也是自己買的房子。只見：

臨街過道，三間向北廳房；裡面中門，一座朝南住室。廚屋與茅廁相對，廂方同佛閣為鄰。布簾畫丹鳳鳴陽，粉壁掛八仙過海。前行五十多歲的魔母，應是好善的尊堂；後跟三十年紀的妖嬈，莫非長班的令閨。鹽木樨，點過紹興茶；折瓜錢，忙買薊州酒。狄奶奶倒也家懷，不嫌褻瀆；陸夫人兼之和氣，甚喜光臨。

素姐到了陸好善的門首，陸好善的母親媳婦，歡天喜地，讓到後邊，把再冬、倪奇讓過客位，殺雞秤肉，做飯買酒，極其款待，不必細說。

素姐說起要往皇姑寺去，正苦不是節令，無門可入。恰好陸好善門旁住著一個銅匠，姓支名一驥，一片聲叫起屈來，與人相打。陸好善只是抬素姐的轎夫彼此嚷鬧，出門看去，卻原來是定府虞候伊世行彩著支一驥打。這伊世行從小與陸好善是同窗兄弟，一向相知。陸好善扯住伊世行的手道：「伊老哥，為甚麼生氣？別要動手，看小弟分上罷。一定是失誤了甚麼生活呀？」伊世行也就放了支一驥，與陸好善相喚，隨告訴道：「老太太的大轎上四個銅環，放在大廳裡，不知甚麼不值錢賊狗攬的倒偷了三個去。與了他六錢銀子，又與了他三分酒錢，叫他配上三個轎環，足足的整三個月了，每日誑著我跑。哥，你說咱府裡到這草帽衙，來回就是十四五里地，那咎還是十來日一遭，五六日一遭，這幾日叫我一日一遭，光驢錢使了多少？昨日發神賭咒的許著今日有，哄的我來，越發躲的家去不出來了。這惱不殺人麼！」

陸好善說：「支一驥，你真是可惡！不成人的狗攬的！收了銀子三個多月，不給人家配出來，誑著人老遠的來回跑，不打你打狗麼！打下子還敢叫冤屈哩！伊老哥，看小弟分上，限他三日叫他配出來，再要扯謊，伊老哥，你打了他不算，我撿了他不給他房住。專常惹的人打罵，咱房東也不成體面。」伊世行道：「要是遲的三日，小弟也不著極。後日早晨，太太合恭順吳太太待往皇姑寺掛幡去哩，沒有轎坐，發放了小弟一頓好的。我為甚麼才扇了他兩巴掌來？我說太太且坐坐別的轎罷，太太又嫌別的轎坐不慣哩。新做的絹轎圍，單等著釘環哩，你就一本一利倒銀子還我，我也是不依的。你只連夜趕出來便罷，不然，我帶到你兵馬司去！」支一驥道：「我合你有仇麼？家裡放著現成的銅，我打給你，誤不了你，明日晌午釘，後日叫太太坐就是了。」伊世行說：「你就快打，我這裡守著你，我也且不去。」

陸好善道：「伊老哥往小弟家裡坐去，叫他生爐子化銅。」伊世行說：「不好，我要轉轉兒，他溜的沒了影子，這才是『脖子裡割瘦袋』，殺人的勾當哩。」陸好善道：「這也要防備他。」隨進家去，取出茶來，在銅鋪裡與伊世行吃了，又說：「哥別往那去，小弟叫家裡備著素飯哩。」伊世行再三辭謝。

說話中間，陸好善把伊世行拉到舖子外頭，悄悄的問道：「太太真個後日往皇姑寺去呀？」伊世行道：「可不是真怎麼！是合吳太太許的幡，也是日夜催趕的完了，後日准要去哩。已差人合寺裡說去了。哥有甚麼吩咐？」陸好善道：「有事仗賴，哥來的極好，天使其便。相爺的姑表嫂子從山東來，只待往皇姑寺看看。相爺不叫他去，他惱的上了一吊，如今打發他往家去，他撒極不走，只待去走走才罷。如今見在小弟家裡住著哩，哥看怎麼樣的帶挈他進去看看，完了這件事也罷。」

伊世行想了一想，說：「這事不難，稟聲太太，帶他去看看就是了。」陸好善道：「他衣服又不甚齊整，又沒女人們跟隨，又不知怎麼沒有鼻子，■頭怪腦的，見了太太，叫太太重了不是，輕了不是的，不好相處。」伊世行道：「要不叫他混了進去，叫他不要言語。太太見了，只說他是吳府的人；吳太太見他，只說俺府裡的人。誰待查考點名哩？眾人磕頭，可叫他也混在裡頭爬下磕個頭溜在一邊子去。萬一查問，我在旁招架著。」陸好善道：「這就極好；我就謝哥的玉成！不知明日二位太太甚麼時候起身？」伊世行道：「要去，明日早些往府門口賣餅折的舖子裡等著，等太太轎出來，您可跟著走。脫不了吳太太是到俺府裡取齊哩。」

二人商議已定。陸好善到家，對素姐道：「狄奶奶不曉得這皇姑寺的法度，差不多的人進不去。如今尋了個方法，可是叫狄奶奶屈尊些哩。」素姐道：「你只有方法叫我進去，任憑叫我做甚麼，我都依著。」陸好善道：「剛才外邊叫冤屈的是咱住房子的銅匠，誤了定府轎環，叫伊世行打了兩下子。定府徐太太合恭順吳太太後日往皇姑寺掛幡，狄奶奶不嫌褻瀆，混在管家娘子隊裡進

去看看罷。卻要小心才好，弄出來，不當頑的！」陸好善的娘合媳婦子道：「狄奶奶乍大了，小不下去，必定弄出來。俺娘兒兩個沒奈何，陪他走一遭去。」陸好善依允。

次早起來梳妝吃飯，素姐換了北京■髻，借了陸好善娘子的蒲綠素紗衫子，僱了三匹馬，包了一日的錢，騎到徐國公門首賣餅折的鋪內。伊世行已著了人在那裡照管。等了不多一會，吳太太已到。又等了一會，只見徐太太合吳太太兩頂福建骨花大轎，重福銅金邊轎圍，敞著轎簾。二位太太俱穿著天藍實地紗通袖宮袍，雪白的雕花玉帶；前邊開著棕棍。後邊抗著大紅柄金掌扇；跟著丫頭家人媳婦並虞候管家小廝拐子頭，共有七八十個，都騎馬跟隨。陸好善同倪奇、小再冬直等兩府隨從過盡，方才扶素姐合陸家婆媳上了馬，攬入伙內，跟了同行。轉街過巷，相去皇姑寺不遠，望見：

朱紅一派雕牆，回繞青鬆掩映，翠綠千層華屋，週遭紫氣氤氳。獅子石鎮玄門，獸面金鋪繡戶。禁宮闈尹，輪出司閫；光祿重臣，迭來掌膳。香煙細細，絲絲透越珠簾；花影重重，朵朵飛揚畫檻。蓮花座上，高擎丈六金身；貝葉堂中，嬌美三千粉黛。個個皆陳妙常道行，灌花調鶴，那知早晚參禪；人人是魚玄機行藏，鬥草聞鶯，罔識晨昏念佛。滿身紗羅段綢包纏，鎮日酒肉雞魚豢養。惹得環佩朝來，千乘寶車珠箔卷；輪蹄晚去，萬條銀燭碧紗籠。名為清淨道場，真是繁華世界！

兩頂大轎將到寺門，震天震地的四聲喝起，本寺住持老尼，率領著一伙小尼迎接。誰知那二位夫人雖是稱呼太太，年紀都還在少艾之間。徐太太當中戴一尊赤金拔絲觀音，右邊偏戴一朵指頂大西洋珠翠葉嵌的寶花。吳太太當中戴一枝赤金拔絲丹鳳口銜四顆明珠寶結，右戴一枝映紅寶石妝的絳桃。各使扇遮護前行。丫鬟僕婦黑鴉鴉的跟了一陣。素姐合陸家婆媳攬在裡面，就如大海灑沙一般，那裡有處分別？隨了兩家太太登樓上閣，串殿游廊，走東過西，至南抵北，無不週歷。素姐心滿意足，喜不自勝。

遊玩已遍，上邊管待二位貴人，下邊也是一般的服事。茶果水陸具陳，湯飯葷素兼備。眾人上坐，素姐三人也在席中；眾人舉箸，素姐三人也便動口。不費半文佈施，不用一分飯錢，飽看了希奇齊整的景致，享用了豐潔甘美的羹湯，這也就是素姐的一生奇遇。

吃完了齋供，二位太太換了便服，辭了佛爺，別了眾位師傅，仍自上轎回府。素姐三人落在盡後，隨到分路所在，撇了眾人回到陸家，甚是感激陸長班的美意。

陸長班家中叫了女廚，預先置了酒度，候素姐寺裡回來，要與素姐送行，好打發他明日走路。素姐赴席中間，全無起身之意，說：「明日還要到高粱橋一看，回來起身，一總重謝。」陸好善倒也素知本官的心性，倪奇也知道主人的規矩，著實攛掇他起身。誰知素姐主意拿定，不肯就行。又兼陸好善的母親妻子幫虎吃食，狐假虎威，陪看皇姑寺，煞實有趣，也要素姐再走一遭。陸好善心知不可，但是母親的意思還好違背，也奉了老婆的內旨，還敢不欽此欽遵？這卻沒有兩個太太帶軍，有人管待，這卻要自己「乃積乃倉，乃裏餵糧」，才好「爰方啟行」。連忙打肉殺雞，沽酒做菜，定蒸餅，買火燒，預先僱了一頂肩輿，兩匹營馬，以為次日遊玩之用。

清早起來，尚未梳洗完備，只見相主事見陸好善第三日不去回話，心裡著疑，差了家人寧承古來陸長班家察問。看見倪奇尚在未行，又知素姐住在陸長班家內，寧承古道：「了不得！您也不要命哩！爺的法度，你們不曉的麼！叫你送狄奶奶家去，叫你送到陸長班家裡來了！陸好善，你忒也大膽！你通反了！吩咐叫你送到蘆溝橋，當日還等著你回話，你是甚麼人家，把爺的嫂子抬到家來，成三四日家住著！你命是鹽換的麼？」

寧承古一面發放，一面就走。陸好善合倪奇盡力的把寧承古再三的苦死央回，說道：「老爺的法度，俺們是不曉得的？狄奶奶不肯走，要看皇姑寺，說聲不好去，就要交命尋死撒潑的，這是好惹的麼？如今又待往高粱橋去哩。寧管家，你是個明白人，我讓到家裡，還沒人曉得的；要在個客店裡住下，搖旗打鼓的好麼？你瞞上不瞞下的，你不為我，你可也為你同僚倪管家呀。沒的俺兩個合你有仇麼？你回老爺話，只說那一日就出城去了。陸好善送走，還沒回來。蘆溝橋有他個母舅在那面，只怕撞見了，留他住兩日，也是有的。千萬仗賴！我這裡替管家磕頭！你進去見見狄奶奶，我另有處。」

寧承古跟著陸好善進去見了素姐。沒及開言，素姐說道：「這是你爺見陸長班不回話，差你來查考揀我哩？可說我沒出來，由的你爺；我出了你爺的門，由的我，由不得你爺了！沒的你爺在京裡做官，不叫京裡有路行人罷？你到家替我拜上，你說我去還早哩！住半年也不止，三月也不止，沒盤纏了你爺的，叫他休大扯淡！」寧承古道：「狄奶奶，你要不是俺爺的親戚，可是你老人家半年三個月的住著，乾俺甚事？你老人家是俺爺的表嫂，卻在俺爺的個長班家裡住著，俺爺可甚麼體面，怎麼見那長班呢？」素姐罵道：「咄！臭奴才！替我快走，別尋我■你那賊毛！我吃他一日飯，還他一日飯錢，累不著你家的腿！」陸好善道：「狄奶奶息怒，還好合管家說，仗賴管家瞞過還好；要合老爺說了，小的擔不起。這是狄奶奶補報小的麼？寧管家，你只看俺兩個薄面，好歹替俺遮蓋。這是二兩銀子，寧管家，你沽一壺吃罷，你只當積了福。狄奶奶，你就收拾行李，高粱橋是往蘆溝橋的順路，你一過就看了，省的又往返五六十里路。」

陸好善再三央及寧承古，即時僱了轎夫，打發素姐上了轎。素姐再三叮嚀說：「務必要由高粱橋經過，不可錯了路頭。」陸好善與轎夫打了通兒，只從順成張翼門正路行走。抬到一座廟前，陸好善道：「住下轎。狄奶奶要進去看看哩。」素姐問說：「這就是高粱橋麼？怎麼不大齊整，灰頭土臉的呢？」陸好善道：「狄奶奶說的甚麼話！有名的高粱橋，這們齊整，還說不齊整哩！」素姐果然下了轎子，進去看了一遭。和尚送了一鐘茶，素姐給了二錢香錢，出來上轎，說道：「你可不早說？沒甚麼好看，也不齊整。虧了是順路，不然，這不叫我瞎跑這遭子。」

不說素姐被寧承古察問一番，雖然硬著嘴強，畢竟也覺得沒趣，從看了假高粱橋，一頭鑽在轎裡，逼直的到了蘆溝橋。陸好善辭了回來。再說寧承古從陸好善家回去，得了陸好善二兩銀，滿口替他遮瞞，說道：「我到了那裡，關著門，只是打不開。打了半日，陸長班的娘出來開門，問他陸長班在那裡，這幾日不往宅裡去。他娘說：「從前日往宅裡來就沒回去，聽見人說差他送甚麼狄奶奶往蘆溝橋去了。那裡是他舅舅家，只怕留他住兩日。」」相主事也就罷了，再沒搜求。

過了幾日，長班房伙你一嘴，我一舌，說：「陸好善大膽。把狄奶奶留在家裡住了三四日，要皇姑寺、高粱橋，沿地裡風。寧管家去查，才慌了，再三央及寧管家別說，才打發狄奶奶走了。聽的還送了二兩銀子與了寧管家哩。」長班既在那裡妻敵，管家們豈有不知道的？打伙子背地裡數說，拿寧承古的訛頭。這寧承古若是個知進退的人，與那同僚們好講，再劈出一半來做個東道，堵住了眾人的噪根頭子，這事也就罷休。他卻惡人先要做，大罵纂舌頭的，血灑灑咒這管家們。既然打伙子合起氣來，這些管家們的令正，誰是不知道的，七嘴八舌，動起老婆舌頭。稟知了相主事的娘子，對著相主事說了。

相主事大怒，當時將寧承古喚到跟前，審了口辭，說的倒也都是些實話，按倒地下，足足打了二十大敲，發恨要將陸長班革。相大矜子道：「你也別要十分怪人。你那表嫂的性子，你難道不曉得的？他的主意定了，連公公婆婆都不認的主兒，他聽倪奇合陸長班的話麼？你發放他幾句罷了，休要打他，也別革他。他替咱管待親戚，有甚麼不是麼？」相主事說：「娘不知道他心裡可惡，他這是堵我的嘴哩。」

正說話中間，傳說已將陸長班叫到。相主事出到廳上，說道：「我叫你送狄奶奶到蘆溝橋上來回話，沒吩咐叫抬到你家去成三四日住著！我衙裡出去個男人也使不的，別說是個女人！你這樣欺心可惡！」陸長班只是磕頭稟道：「京城裡一兩一石米，八分一斤肉，錢半銀子一隻雞，酒是貴的，小的圖是甚麼，讓到小的家裡住著？那日從宅裡出去，就只是不肯走，叫尋下處住下。小的合倪管家只略攔了一句，轎裡就撒潑，拔下釵子就往嗓子裡紮，要交命與小的兩個。倪管家說：『既狄奶奶要住下，我回家稟聲爺去。』狄奶奶說：『你只前腳去，我隨後就死。』小的說：『下在客店裡不便，不然，讓到小的家裡去，有小的寡婦娘母子可以相陪。房兒也還寬快。』住了二日，小的攛掇著叫小的母親媳婦兒伺候到皇姑寺走了走。他次日又不肯起身，又待往高粱橋去，回來才走。小的說：『高粱橋是往南的正路，狄奶奶走著就看了，省的又回來往返。』正倒著沫，寧承古來到。沒等寧管家開口，那一

頓潑罵，罵的寧管家只乾瞪眼。小的說：『寧管家，你回宅也不消對著爺學，省的爺心裡不自在。你只說起身去了罷。』誰知狄奶奶這門利害性子，好難招架呀！」相主事道：「他臨行，倪奇打發你飯錢來沒？」陸好善道：「小的只打發的狄奶奶離門離戶的去了，這就念佛，敢要飯錢哩！」相主事道：「你那幾日也約著攬計了多少銀子？」陸好善道：「敢仔也費了夠五六兩銀子。」相主事道：「為甚麼費了錢又叫我不自在？」陸好善道：「費幾兩銀子希罕麼？只苦打發不動哩！」相主事問道：「他還說甚麼來？」陸好善道：「倒沒說甚麼，就只問小的母親合媳婦兒：『說是你狄爺在京裡娶了童銀的女兒小寄姐，買的丫頭，養活了他丈母一家子，見在洪井衛衙住著？』小的母親說道：『只聽的兒子說狄爺在相爺宅里居住，沒聽見有這話。狄奶奶休聽人的言語，只怕人說的不真。』狄奶奶道：『這話是相旺回家去親口對著我說，有不實的麼？』」相主事吩咐陸好善去；又說：「寧承古我已打了二十板了。」

相主事回到後邊，對了父母告訴說：「素姐此番進京，因小隨童回去對著他泄了機關，所以叫他來作踐了這們一頓。溯本窮源，別人可怨，這小隨童恨人！」相大妗子道：「要果然是他洩露，這忘八羔子也就萬分可惡！臨起身，我還再三叮嚀囑付他，叫他別對你狄奶奶說一個字的閒話，叫他知道一點風信都是你，合你算帳！他還說：『狄奶奶的性子，我豈不知道？我合狄大爺有仇麼？』百當還合他說了，叫他來京裡像風狗似的咬了一陣去了。」旁邊一個丫頭小紅梅說道：「再沒別人，就是他說的。那日太太合奶奶叫他去取做的小衣裳合珠墊子，回來攬著嘴說：『罷呀怎麼！每遭拿著老米飯，豆腐湯，死氣百辣的搵人，鍋裡烙著韭黃羊肉合子，噴鼻子香，饞的口水往下直淌，他沒割捨的給我一個兒嚐嚐！只別叫我往山東去！我要去時，沒本事挑唆了狄奶奶來叫他做一出『李奎大鬧師師府』也不算好漢！俺還說他：『你這們爭嘴，不害羞麼？』他說：『君子爭禮，小人爭嘴。情上惱人呢！』」相大妗子道：「等這饞狗頭來，我合他說話！」

過了幾日，狄希陳、呂祥、狄周、小選子、相旺都從河路到了張家灣，都逕到了相主事家內，方知素姐已經僱了轎，差了倪奇由旱路送他回家，所以不曾與狄希陳相遇。相妗子又說素姐先到洪井衛衙，寄姐合調羹不肯相認，混混了造子，來了；又撞到當舖，又怎麼待往皇姑寺，沒得去，上吊撒潑。又問狄希陳道：「你在家沒打聽出來是誰合他說的？」狄希陳望著相旺拱一拱手道：「是老隨照顧我的。」相大妗子道：「好，好！相旺，你自家討分曉！你不是害你狄大爺，你明是做弄你爺的官哩！」當時留狄希陳吃飯。狄周料理著往洪井衛衙送運行李。狄希陳吃完飯，辭了相棟宇夫婦家去。

這相旺爭嘴學舌，相主事緊仔算計，待要打他，只為他從家裡才來，沒好就打。一日，合一個小小廝司花奪噴壺，惱了，把個小司花打的鼻青眼腫，嚷到相主事跟前，追論前事，二罪並舉，三十個板子，把腿打的劈拉著待了好幾日。童奶奶後來知道，從新稱羊肉，買葦菜，烙了一大些肉合子，叫了他去，管了他一個飽。他也妝呆不折本，案著絕不作假，攬了個夠。

狄希陳兩次來往，都不曾遇著素姐這個兇神，倒象是時來運轉。但只好事不長，樂極生變。後又不知甚麼事故，且看下回行說。